



二圣临朝

唐高宗
唐女皇

唐帝传奇之三

张宏儒 张晓虎 主编

二圣临朝

唐高宗李治
唐女皇武则天

萧颖著

团结出版社

目 录

- 一、步入唐宫 (1)
商人发迹/袁天纲的预言/“美容止啊!”/青春无奈/女王武氏之谶/要命的小名
- 二、皇嗣之争 (15)
承乾的忧虑/荒唐太子/宠爱青雀/密谋与反叛/一言九鼎/更立雉奴/有子如羊/失败的亲征/天子无情/高宗即位
- 三、谁主中宫 (43)
后妃之争/我是武器/谁的胜利? /小公主暴亡/高阳的私情/借刀杀人/向皇后宝座前进/免祸良方/“何不扑杀此獠!” /“此陛下家事!” /母仪天下/阿武，你是老鼠
- 四、初试锋芒 (73)
大义灭亲/猖狂的李猫/迁徙洛阳/花糕员外/构陷长孙无忌/一网打尽/打击门阀贵族/衣锦还乡/征服高丽/从朝堂到宫闱的改革/疯狂的代价/封禅的向往/最后的反抗
- 五、双圣并尊 (99)
无可谏者/封禅泰山/骨肉相残/尊奉儒典的太子/将星陨落/用性命复仇/母子冲突/盖棺许敬宗

- 六、天皇天后…………… (117)
北门学士/李弘暴亡/人才辈出/怀疑血统的悲剧/迁怒于人/
边事又起/太平下嫁/痛失长城/凤鸣朝阳/天子头上动土/高
宗寿寝
- 七、紫帐称制…………… (144)
安抚诸王/“天下可与他也”/“摘绝抱蔓归”/改革与崇先/
李敬业起兵/“绯衣小儿当殿坐”/俞困王气/匡复失败/患难
中的誓言/神秘的礼物/妖僧薛怀义/归政的把戏
- 八、酷吏政治…………… (171)
广开告密之门/索元礼与来俊臣/周兴发迹/人间地狱/“阿师
走北门”/被心腹背叛/兴建明堂/天授圣图/琅琊起兵/肃清
异己/拜洛大典和万象神宫/扫荡宗室/改革历法文字/卖饼
酷吏/白兔御史/以杀立威
- 九、易世革命…………… (202)
弥勒转世/光复大周/公理的位置/请君入瓮/清者自清,浊者
自浊/拥立武承嗣/尝粪之徒/死地求生/严禁杀生/他石尽反
乎?/以恩止杀
- 十、女主治世…………… (221)
吾家朝堂/岌岌可危的太子/唾面自干/违时的梨花/嫉妒的
火焰/瑶光殿前/封禅嵩山/边事频频/平定契丹/误信天命/
同归于尽/绿珠怨

十一、日薄西山 (245)

斯人如玉/女主的幻想/背叛自己/还卿庐陵王/安用武氏
儿/笼中之物/大局已定/绝不容情/不朽的铁券/名臣凋零
/要沾污朕的匕首吗? /莲花似六郎/物议奈我何/禁齋/朝
堂空矣

十二、神龙革命 (277)

灾异频现/劝告禅位/远贬魏元忠/两脚狐/清君侧/密计匡
复/天命已尽/别君泪泗流/胜利的武三思/千秋功过倩谁
评?

一、步入唐宫

很多时候，我们很不情愿打开那些尘封的历史长卷，让那些安息已久的灵魂，由于我们的妄动，重新在世人面前，上演他们久已逝去的故事。而在我们这些后人的笔下，历史早已失去了当日厚重的真实，往往只流于一种浅薄的臆测或无妄的戏说。

如果真的去追寻，我们就不得不透过历史重重模糊的帏帐，一直追溯到那个日后必然辉煌，而在当时很可能只是无足轻重的一页。然而，由于年代如此久远，以致于具体的年代我们终于无法考证了。我们只知道，在大唐高祖武德七年（公元624年）正月的唐都长安^①，武士彠的妻子杨氏又一次待产了。

武士彠，并州文水（今山西省文水市）人，字信，出身于贫苦佃农之家，他是家中幼子，自幼便与几位哥哥一起下地耕作，稼穡的艰辛，社会地位的低微，促使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。他曾在鹰扬府任过队正之类的小官，后又与同乡好友许文宝贩运木材为生，曾经买下大片的山林，经过苦心经营，林木茂密，因此而暴富。

然而，中国重农桑、贱商贾的传统，使刚刚摆脱了物质贫困的武士彠，又陷入了新的困惑。他把目光投向了官场仕途，试图用玉堂金马、朝笏绶带，来洗掉一身被世人轻蔑鄙视的铜臭气。他把目光投向了隋朝北都太原府的留守李渊。

当时，正值隋朝末年，隋炀帝杨广荒淫无度，尽失民心，杨

^① 一说在唐太宗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的利州（今四川省广元县）。

氏政权处于大厦将倾的岌岌之危中。李渊作为太原管理政务的最高官员，重兵在握。李氏家族，南北朝时原是北周八柱大将军，与当时的名门士族，十二将军之一的杨氏，有辗转的姻亲关系。按谱而叙，李渊和隋炀帝杨广本是表兄弟。隋文帝灭陈，中原一统，李渊臣服。但杨氏政权对官位曾经高过于己的李氏，始终心存忌憚。李氏家族表面上谦恭守礼，不动声色，其实岂肯久居人下？武士彠凭着商人精明，有意结交李渊，揣测人意，投其所好地对李渊进行巴结。

有一次，李渊率众巡察路过武士彠的府第，武士彠依照旧例大排筵筵，盛情款待。席间屏退左右，颇为神秘地对李渊说：“我前晚做了一个梦！”

李渊不经意地问：“什么梦？”

武士彠一脸郑重其事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我梦见大人骑苍龙而升天！”

这石破天惊的一语震动了李渊。骑龙升天，当为天子，为天下万民之主！露骨的谄媚远比那些模棱两可，不着痛痒的吹捧更能打动人心。只是须防隔墙有耳，一旦泄漏于外，岂不成了心怀异志的真凭实据？于是李渊大笑：“胡说！你莫非是王威派来试探的耳目？”

王威，即朝廷派来监视李渊的太原副守。

武士彠慌忙跪倒在李渊的脚下，指天发誓，剖鉴忠心，亲献兵书符瑞。于是李渊再次放声大笑，在这环彻檐宇的笑声中，二人彼此心照不宣。

此后不久，李渊便任命武士彠做了太原留守衙门的行军司铠参军，属刺史辖下的文官。参军分为功、仓、产、兵、法等六曹，各有所司，司铠参军，主要掌管军需后勤。也是李渊人尽其才，发挥武士彠善于筹措的特长。

这是武士彠实现他梦想的第一步，从此他成了李渊的亲信。

不久，李渊派次子李世民，以“拯救天下万民”为旗号，四处征兵，不出十日，即征募了一万新兵。此际，武士彠仍未明确表示态度，他还需观望一二，商人的本性提醒他要把握最佳时机。

接着李渊借朝廷之手，肃清了太原的阻碍势力。大业十二年（公元616年），趁隋炀帝南巡江都之机，李渊起兵，从太原沿汾水南下，进逼关中，武士彠及时投军相从。四个月後，占领隋都长安。李渊扶炀帝之孙、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恭帝，恭帝封李渊为唐王，兼任宰相之职。唐王李渊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雄踞关中。

义宁二年（公元618年）三月，隋将宇文化及杀炀帝自立。四月，消息传到长安。

五月，唐王李渊迫恭帝禅位，改国号为唐，是为唐高祖。改元武德，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，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。

武士彠作为首义人员之一，升为禁军并钺将军，后又改任检校右厢宿卫，拜光禄大夫，封太原郡公，可谓飞黄腾达。武士彠深感高祖知遇之恩，死心塌地地报效高祖，甚至妻病子歿都无暇顾及。对此，唐高祖李渊大加褒赏，擢升他为三品工部尚书，封应国公。

然而，始自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，虽经隋文帝废除，但千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门阀制度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，使得像武士彠这样出身寒微的新朝权贵，虽是官高爵显，也难免被世人轻视而不得超生。要想在人前昂首阔步，就必须去寻找一块高贵的浮木助他上岸，这块高贵的浮木就是他的继室——杨氏。

杨氏出身于关中大姓，是隋朝宗室杨达之女，观王杨雄的侄女，为旧朝皇族之后。武士彠的原配相里氏于武德三年（公元620年）去世，于是，唐高祖亲自为他作媒，续娶了杨氏。于此之前，高祖的女儿桂阳公主已改醮给杨氏的堂兄杨师道。于是，武士彠

就成了后来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妹夫，攀龙附凤地沾上了皇亲。这一婚姻中包含的恩宠也就显而易见。

身为开国重臣的武士彠肯娶年过四十的杨氏为妻，显然不是看上了她的姿色，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。隋朝虽然灭亡了，可王室高贵的血统依然存在，唐高祖就已经很明确对武士彠说过：“有纳言遂宁公杨达，英才冠绝，奕叶亲贵。今有女，志行贤明，可以辅德。”看来，这位皇帝的意思，也是想借此抬高自己忠心下属的身价。

从此，武士彠真正地扬眉吐气了，他的长兄武士稜，由于也曾追随高祖起事，官至司农少卿，封宣城县公；次兄武士逸，亦有战功，为齐王府户曹，赐爵安陆县公，后累授益州行台左丞。王氏一门，一国公二县公，显赫一时。

武士彠与前妻相里氏已生有二子，元庆与元爽，这时业已长大成人。与杨氏结缡后，又生一女（后适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）。这次，杨氏再次怀孕，武士彠是多么希望能借她为自己生一个血统高贵的儿子啊！毕竟，他已经四十七岁了，渐入老境，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。

所以，不管后世如何附会成杨氏第二个女儿诞生时红光满室，异香弥漫，她的出生必然给热切期盼中的父母，泼了一盆冷水，使他们深深地失望怅惘。

当她嘹亮的啼哭，像号角一样宣布自己的到来时，这个日后注定会匍匐在她脚下的世界，并无所动，甚至亲如父母，都一如平时。

她，就是——武则天！

历史忘记了告诉我们她最初的名字，我们现在对她的称呼，在她辉煌时一天也没有用过，“则天大圣皇后”，是她自己给自己订下的谥号，却伴随她走过了漫长的历史。

武则天最初被注意的时候，是在她还是一个两岁的幼童时。善

晓天机的星相大家袁天纲，奉旨离开故乡成都赴长安觐见皇上，途中经过武士彟的辖地，命运在这里安排了一次巧遇。

武士彟盛情款待了袁天纲，对他名盛天下的相术钦佩之至，于是才有了下面充满了神秘性的一幕。

首先请出的是夫人杨氏，袁士纲看过后，说：“夫人骨法，必生贵子。”

这是武士彟最关心也最爱听的，于是遍招诸子。袁士纲见了元庆、元爽，点头说：“可以官至刺史，不过结局不佳。”

又见杨氏长女，也点头说：“此女大贵，然不利其夫。”

这时，乳母抱了一身男装的武则天出来了，这一次，袁士纲拈须不语，审视了良久，说：“小郎君神采奥彻，不易可知，试着让他走几步看看。”

乳母放下武则天，让她在地上摇摇摆摆地走了几步，袁天纲再看看那张稚嫩的小脸，大惊：“小郎君龙睛凤颈，贵不可言，此乃伏羲之相！”半晌，他又摇头叹道：“可惜了，可惜是个男儿，若是女儿，当为天下之主！”

一直密切关注着眼前这一切的武士彟闻言大惊失色，他开始仔细地端详起这个并未引起自己足够重视的小女儿，看着孩子聪慧光洁的额头，光芒盎然的大眼睛，他的脸色越发苍白，一个久已遗忘的故事，又一次浮上他的心头……

这故事是他听父亲武华讲的，据说他的高祖武居常路经伊水，曾遇一乞丐，对他说：“郎君当有身后名，八十年后有女暴贵。”也许这不过是受人舍施后慷慨奉承，也许这只不过是先人美好的愿望。然而眼前，武士彟却把这段陈年往事与面前的这个幼小生命联系了起来，他从这小小的充满光彩的面庞上看到了希望。

武士彟看着男装的女儿曾感慨过：“孺子若为男儿，定是伟丈夫。”然而现在，这感慨被袁天纲一番惊世骇俗的论断轻易地摧毁了。于是作为女儿身的武则天，她幼小的肩膀上负担上了父亲厚

重的希望。她应该，她必须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来，她是巾帼中的须眉，她是须眉中的巾帼。从此，她据有了双重性别。

多少个月明星稀的夜晚，酣梦中醒来的武则天，听到的是灯下父母殷殷希望的絮语；多少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恣意戏耍中的武则天，抬起头，看到的是父亲激励爱宠的目光。反反复复的心理暗示，促使武则天牢牢地记住了袁天纲的预言，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预言深深地印在了她幼小的心里。

幼小的武则天从一开始就拒绝循规蹈矩地足不出户。她天生丽质，但她从不去注意这些。她从不刻意培养自己的女性气质。她更加注重的是在心头跳跃不止的生命之火，她无拘无束，她随心所欲，她干一切她想干的事，而对于她不感兴趣的则完全不屑一顾。她喜欢大江，喜欢高山，喜欢围在父亲身边模仿男人的事业，她这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，贯穿影响了她的一生。

然而，作为一个殷切期望着女儿的父亲，武士彠却没有待到亲眼目睹女儿辉煌的那一天。自唐太宗李世民登极后，武士彠先后任利州都督〔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——贞观五年（公元631年）〕和荆州大都督〔贞观六年（公元632年）〕，再也没有回过长安，可见唐太宗对于这个门阀低微的堂妹夫是不太感兴趣的。贞观九年（公元635年），唐高祖李渊驾崩，消息传来，武士彠悲恸成疾，吐血而亡，时年五十九岁。而这一年，武则天才只有十二岁，从此，她结束了恃宠而骄，肆意任性的童年。

武士彠死后，武则天随母亲杨氏和姐姐、妹妹（杨氏后又生一女），一起回到长安，依傍武士彠前妻的儿子元庆、元爽生活。父亲在世时，元庆、元爽一直生活在出身高贵的继母的阴影下，现在终于到了他们报复的时候，于是对杨氏母子恶语相加，百般刁难。年幼的武则天就是在这一刻看透了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也就是在这一刻走向了成熟。

对于一无所有的女人来说，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美貌，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十一月^①，不为武则天所重视的美貌，再一次帮助了她。重帘烟柳锁不住她春花初绽的青春，一朝传到九阙之上，神明英武的太宗皇帝亲自下旨，召她入宫。

所有的官史野史都告诉我们，与泪眼迷离的母亲杨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十四岁的武则天从容而镇定：“此去朝天子，有什么不好呢？”她如一只羽毛丰满的小鸟，扑扑翅膀，急于飞入属于她的森林。在驰往宫阙的车轴声中，对于未来不可知的恐惧已微乎其微，在她内心深处，涌动的是莫名的激动和深深的渴望。

初次觐见，十四岁的武则天秀发如丝，柔媚有致，童稚未泯的脸上充满了成熟的渴望。这一切，无不使阅尽天下美女，独具慧眼的唐太宗心旌摇曳，发出了由衷的赞叹：“美容止，美容止啊！”当天就封她为五品才人，亲自赐名武媚娘，接着，便召她侍寝。

美貌的武则天，第一次认识了美丽的价值。

崇拜男人丰功伟业的武则天，无疑对天骄英才的唐太宗充满了深深的崇拜之情，而一朝选在君王侧，这崇拜便化作了火热的挚爱，像每一个充满了浪漫幻想的女孩子一样，在自己倾心爱慕的男人身边，她的生命迸发出异常绚烂的光芒，展现出她作为女人所有的千娇百媚，所有的柔情似水，所有的狂热奔放，这是与生俱来，无师自通的。

唐太宗也曾一度迷醉于其中不能自拔，夜夜召幸，宠爱有加。这一时期的武则天必定是幸福的，她甚至相信，当年袁天纲的预言不过就是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准备的，谁能说作为天下第一大国的统治者的新宠，不是尊贵已极呢？然而，命运到底没有这样为她安排，这从天而降的巨大幸福和荣耀，就如一个绚丽的肥皂泡一样，迅速地膨胀，又迅速地消失了。

^① 一说贞观十五年（公元641年）。

武则天毕竟是一个个性坚韧果敢的女人，正如唐太宗也是一个个性坚韧果敢的男人一样。当这两个坚韧不拔的男女遇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所构建的并不是完美的爱情，当不谙世事的武则天还沉迷于自己偶像爱恋的梦幻，并未意识到这一切之时，这一切就已经发生了。

后来，年老的、作了皇帝的武则天，充满怀恋和炫耀地给她的大臣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发生在太宗朝，她年轻时的故事：唐太宗有匹骏马狮子骧，为西域蕃国所供，桀骜不驯，无人能制服它。一天，太宗带了武则天召了几位文武大臣来到御厩，问道：“如此良骏，徒闲厩中，诸卿谁能驾驭？”众人皆不作声。这时候，武则天走上前去，说：“臣妾可以驾驭。”太宗问她如何驾驭，武则天从容不迫地回答：“只要陛下赐臣妾三样东西，一是铁鞭，二是铁挝，三是匕首。先用铁鞭抽打它，不服就用铁挝击它的头，再不服就用匕首刺穿它的咽喉。”太宗击掌赞赏：“有胆识，有志气！”

唐太宗在武则天心目中不仅仅是丈夫，他是她的精神偶像。后来的历史也证明，出自唐太宗的赏识评价，对武则天来说是多么重要。然而，踌躇满志的武则天却没有注意，说完这句话，笑容已经从太宗的嘴角里迅速地隐去。

武则天入宫时，正值太宗感情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空白，贞观十年（公元636年），素为他所敬重的长孙皇后去逝，这位贤德的皇后仅仅活了三十六岁。从此太宗郁郁寡欢，一蹶不振。然而，聪明美丽、伶俐多情的小才人武则天却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弥补这一空白。这个中的缘由，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在于她过于刚毅好胜的个性。她不是太宗所期望的依人小鸟，于是新奇过后，很快地，唐太宗就将他的目光又投向了新一轮待诏的美女。

唐太宗像大多数皇帝一样，热衷于大规模地征选美女，他一

生共有十四个皇子，二十一位公主，正式命名的儿女共三十五个，分别出自长孙皇后、炀帝皇女杨氏、阴妃、燕妃、韦妃、杨妃、太宗同母弟元吉妃杨氏、王氏，及未知名的嫔妃数十人。后宫仅得一幸，终生未育的更是大有人在。

太宗为得到美女，往往不惧物议。贞观八年（公元636年），太宗听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十六七，“容色绝殊，当时莫及”，于是便不顾她已许配给书生陆爽，强行下诏，纳入宫中作充华，后来由于魏征的反复进谏，这才忍痛割爱。玄武门之变，太宗杀弟元吉，因元吉妃杨氏貌美，便收为己用。致使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尖锐地批评他说：“太宗手杀兄弟，曾不愧耻，而复纳元吉之妃，恶莫大焉。”特别是隋炀帝的女儿杨氏，太宗十分宠爱，曾有意立她为后，立她的儿子吴王李恪为太子，只是碍于众臣反对，难以如愿。

身处如此庞大的后宫之中，武则天的被忽视、被遗忘，就也不是为怪了。

除此之外，使武则天从感情巅峰跌入绝望深谷的至关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在宫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情敌——徐惠。

徐惠是徐孝德的女儿，比武则天小三岁，大约在比她稍晚的时候进宫。史载徐惠不仅温柔贤淑，而且聪明绝顶，“生五月而能言，四岁诵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，八岁好属文。”唐太宗听说徐惠才貌双全，立即召入宫中，纳为才人，“其所属文，挥翰立成，词华绮贍。俄拜婕妤，再迁充容。”充容在后宫已属正二品。在徐惠飞速升迁的同时，武则天则在品尝倍受冷落这杯苦酒。自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进宫以来，到贞观二十三年（公元649年）唐太宗去世，这漫长的十二年间，她自始至终就是个小小的五品才人。

太宗有生之年，徐惠一直备受宠爱。据说，太宗曾召徐惠伴驾，徐惠正试新妆，久召不至，太宗不由有些生气。徐惠知道嫔

姍来迟冒犯了龙威，便写了一首诗进献给太宗：

朝来临镜台，妆罢暂徘徊。
千金始一笑，一召讵能来？

太宗看了哈哈大笑。徐惠的聪慧才气，每每使太宗发自内心地激赏。

此外，徐惠还具有当时一般女人少有的政治眼光，她敢于上书言政，可与去世的长孙皇后比肩。贞观末年，徐惠上疏陈述对外用兵，对内大兴土木的弊端，深得太宗赞赏。太宗去世后的第一年即永徽元年（公元650年），徐惠悲伤成疾，抑郁而亡，其年仅只有二十四岁，死后追封贤妃，陪葬昭陵。

面对着这样一个处处高出自己的对手，武则天除了发出类似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的感慨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一个可怕的谶语悄悄地在宫中和民间流传：“唐三世之后，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”

据说这是在许多年以前，掌管宫中藏书的官员从尘封已久，蒙着蛛丝的典籍中无意发现的。当时正值盛年的太宗坚强的意志并未因此而紊乱动摇，他只是命宦官秘密地将这本题作《秘记》的书烧掉，并且努力地从心中将这件事彻底地根除掉。年轻时的太宗对得这些吉兆凶兆本是不大在意的。贞观初年，他寝宫旁的槐树上曾有白鹊筑巢，雌雄合鸣。当时被众臣们渲染成不可多得的祥瑞，纷纷进贺，而太宗只是一笑置之，“朕常嘲笑隋炀帝好瑞兆，对联而言，瑞兆即求得贤臣，其余皆无益处。”

然而，“女主武王代有天下”这个凶恶的流言，竟像恶瘴一样渐渐地蔓延开去。现在，当太宗年事渐高，旺盛的精力已一分分地从体内退去，开始着手考虑身后安排的时候，这句像毒蛇一样

吐着信子的谶语，便开始搅扰得他日夜不得安宁。

长天白日里，象征着天子易位的太白金星，像一只恶毒而又充满了挑衅的眼睛，时不时出现在浩浩长空，阴险地俯视着长安古城。太宗不会忘记，玄武门之变前，在自己欲取代兄长建成，成为高祖李渊的继承人时，便有人上奏，在白天看到过太白金星。当时，自己心安理得地认为，这代表了上天对自己的眷佑，那么，这一次，喜怒无常的上苍，又将这一神秘的眷佑倾注到了谁人的身上呢？

李世民终于再也不能保持处变不惊的大国王者风范，他狂躁不安，他要杀掉宫中所有姓武的女人，以永绝后患。

而此时，应该享有这句谶语的女人——武则天——武媚娘——武才人，正侍立在太宗李世民的近旁，像一只预感到大祸临头的孔雀，警惕地支起她美丽的羽毛。

对于武则天来说，享有这种惊心动魄的谶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当年袁士纲的预言还深深地埋在她的心底。正是这带有神秘天意的预言，支持着她度过了父死母寡，寄人篱下的生活，支持着她踏入了碧瓦玉阙、君恩难测的深宫。她胸中日益澎湃着的血液，始终在坚定不移地告诉她：她是天命之主！

尽管多年以来，上天的眷顾丝毫不见有落在她身上的迹象，然而，她对此仍是坚信不疑。现在，这可能给她招来杀身之祸的第二次谶语，再一次地印证了这一点。所以，她心中只有兴奋和激动。她并不害怕，因为她坚信：天降大任，天必佑之！

果然，一直似乎对自己这个安排早已遗忘了的上苍，终于从此刻开始，睁开了它睿智的无所不能的眼睛，并且把青睐全部投注到这个它早已选定的宠儿——武则天的身上。作为武则天的辉煌生涯，从这一刻开始了。

而此时，惶惑不定的唐太宗正秘密地召来了太史令李淳风，进行一场不为外人所知的密谈。

太宗问及宫中《秘记》所载谶语，及近来太白金星屡现的凶光，李淳风据实以告：“以臣据天象推算，太白金星所显示的凶兆业已形成，这个人已经出生，现在就在陛下宫内，从今而后不逾三十年，此人必掌有天下，诛杀唐氏子孙殆尽。”

太宗的额上开始渗出冷汗，他目光寒冷如冰，“既如此，尽除宫中可疑者，如何？”

李淳风叹息说：“天之所命，无不庇佑之，生为王者，命不将绝，徒然枉伤无辜。且据上天之象，凶兆已成，况且三十年后，此人业已衰老，妇人老则仁慈，虽占得江山，对于陛下子孙，或许没有大的损伤。今若杀之，恐其复生为少壮男子，因杀立仇，若如此，陛下子孙，恐无幸免于其手者。”

说这番话的如果是别人，或许动摇不了李世民大开杀戒的决心，然而偏偏是李淳风。

李淳风，岐州雍人，其父李播，曾在隋朝为官，因性格不羁，弃官修道，自号黄冠子，广有著述。李淳风自幼才气过人，博涉群书，尤精于天文、历算、阴阳之学。贞观初年，太宗闻其才名，召至太史局。贞观七年（公元633年），他发展完善了前人学说，制成浑天仪，认为天体如蛋，地如蛋黄，天如蛋清。二者之间距离角度，可经过精密测算而得。特别是李淳风能精确地推算出日食时间，使太宗由衷折服。

现在，李淳风的这一告诫，使得犹豫不决的太宗心生畏惧，他不能公然与天意对抗，以武姓女人试刃。然而，他又不甘心就此听之任之，坐视这巨大灾祸的阴影一步步地向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们逼近。

于是，太宗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

对于女主为王的预言，太宗到底不能完全地信服，从古至今，哪朝哪代出过女天子呢？充其量只是太后干政，外戚专权。要防范这一点，只须自己远离武姓的女人。因此，武则天就只得远离